

美国的军事研究者至今也想不通,上甘岭为什么会打不下来。他们用电脑模拟得出结论,凭借美军强大的机械化装备,中国军队的两个主力师无论如何是抵挡不住的。

美军为什么打不下上甘岭



1952年下半年,朝鲜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彭德怀指着朝鲜地图对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当时的事实是,联合国军连续攻下了“喋血岭”和“伤心岭”,尽管他们损失了几千人,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达到了战略目的。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五圣山——美方将其叫做“三角形山”,美军将领范弗里特预计以200人为代价,在五天内实现目标。为此他动用了联合国军共七万余人的庞大兵力。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点半,战斗打响。范弗里特计划用一天时间夺下五圣山前的两个小山包——597.9和537.7北山高地。这两个高地背后的山地里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叫做上甘岭。这场战役我方叫做“上甘岭战役”,美方称之为“三角形山战役”。

以寡抵众以弱胜强

美军320多门重炮、27辆坦克,以

每秒钟六发的火力密度将钢铁倾泻到这两个小山包上。在长达八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前沿部队未能得到有力的炮火支援,一天伤亡五百五十余人。通往一线阵地的电话线全部中断。

这一天里,敌军向上甘岭发射三十余万发炮弹、五百余枚航弹,上甘岭主峰标高被削低整整两米,寸草不剩。

即便是这样,直到四天以后——10月18日,四十五师前沿部队才因伤亡太大,退入坑道,表面阵地第一次全部失守。该师逐次投入的十五个步兵连全部被打残,最多的还有三十来人,少的编不成一个班。19日晚,45师倾力发动了一次反击。

597.9高地九号阵地上,美军在阵地顶部的巨石下把它掏空,修成了一个地堡,我军攻击受阻。这个地堡后来再现在电影《上甘岭》里。

19岁的贵州苗族战士龙世昌,闷声不响地拎了根爆破筒冲了上去,敌人炮兵实施拦截射击,一发炮弹将他左腿齐膝炸断。目击者几十年后回忆道:“那个地堡就在我们主坑道口上面,约有四五十米吧。高地上火光熊熊,从下往上看,透空,很清楚。看着龙世昌拖着伤腿拼命往上爬,把爆破筒从枪眼里杵进去。他刚要离开,爆破筒就给里面的人推出来,哧哧地冒烟。他捡起来又往里捅,捅进半截就捅不动了。龙世昌就用胸脯顶往里压,他整个人被炸成碎片,我们什么也没找到。”

0号阵地上,135团六连仅存16人,在对四个子母堡的爆破中,三个爆破组都没能接近地堡,在途中伤亡殆尽。还

剩下营参谋长张广生、六连连长万福来、六连指导员冯玉庆、营通讯员黄继光、连通讯员吴三羊和肖登良。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不过黄继光并未喊出后来那句让四亿五千万人热血沸腾的口号——让祖国人民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他们炸掉了三个地堡,付出的代价是吴三羊牺牲,肖登良重伤,黄继光爬到最后一个地堡前的时候,全身也已经七处负伤。他爬起来,用力支起上身,向战友们说了句什么,只有指导员冯玉庆省悟了:“快,黄继光要堵枪眼。”牺牲后的黄继光全身伤口都没有流血,地堡前也没有血迹——血都在路途上流尽了。

誓死守护主峰

20日晨,敌人再度反扑,上甘岭表面阵地再度失守。45师再无一个完整的建制连队,21个步兵连伤亡均逾半数以上。联合国军投入了17个营,伤亡七千之众,惨到每个连不足40人。美国随军记者威尔逊报道:一个连长点名,下面答到的只有一名上士和一名列兵。

战斗进入了坑道战。电影《上甘岭》里主要反映的就是这一段的故事。10月24日晚上,秦基伟将军部警卫连补充到一号坑道,120多号人穿过两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连排干部只剩一个副排长,还有25名战士。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为后方赢得了时间。10月30日,我方再度反攻。

我方动用了133门重炮。美七师上尉尼基尔惊恐地告诉随军记者:“中国军队的炮火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我们根本没有藏身之地。”

每秒钟一发炮弹,美军就受不了了,殊不知我们的战士在10月14日面对的是每秒钟六发炮弹的狂轰。

5小时后,志愿军收复主峰。次日凌晨,联合国军发动了40余次攻击。

一天下来,全员上阵的31团便完全丧失战斗力,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也没能恢复。11月1日,联军再度反扑,打到二日拂晓,反被我坚守部队打了个反击,收复597.9高地全部表面阵地。45师补充后用于反击的十个连也全部打光。11月15日,联合国军分五路进攻,45师最后一个连队增援到位,打到下午3点,连长赵黑林趴在敌人尸体上写了个条子派人送回:我巩固住了主峰,敌人上不了。当天美国人坦率地向新闻界承认:“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是打败了。”

“上甘岭”上的奇迹

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天上没有出现过一架我们的飞机;我们的坦克也没有参战的记录;我们的火炮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是敌方的四分之一,美军总共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5000多枚航弹,我们只有40多万发炮弹,而且全是后期才用上的。

此役之后,我方再没遭遇到美方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了38度纬线上。这一战奠定了朝鲜的南疆北界。

美国人不是输给了地利。他们忘记了拿破仑一百余年前讲过的话:“中国是一头睡着了的狮子。”

(据《被历史忽略的历史》)

1960年代,美苏太空争霸带动铁皮玩具热

喜欢古典铁皮玩具的人,总能从它们身上领悟到比平常人更多的东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品的一些航天题材铁皮玩具,就生动记录了那段风起云涌的太空征程。

早期的火箭玩具造型并不十分准确,许多制造商使用的参考资料还是各种早期新闻照。美苏等大国最早研制的运载火箭和弹道导弹,都是根据纳粹德国研制的V-2导弹进行的,这种导弹外形呈带尖锥的圆柱体,使用液体燃料,尾部有三片稳定用的弹翼。随着新闻传媒以及电视技术的普及,火箭玩具的造型才变得更为精准,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最流行的玩具题材。

上世纪60年代,苏联航天科技一路领先西方。这一时期匈牙利出品了一款“月球火箭”铁皮玩具,玩具采用摩擦飞轮作为动力,喷涂精美。玩具的外形表现的就是当时的苏联运载火箭,虽然形象与真正的苏联N-1火箭差距较大,但这

件长40厘米的火箭玩具却有一个特别的“绝活”:火箭前行时,前方的天线状探杆碰到障碍物后,会触发弹簧控制机构,火箭立即转入直立状态,同时火箭侧面的舷梯展开,露出里面的宇航员。这在当时是十分新奇的设计,但却并不符合实际:登月火箭只是负责将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此后飞船与火箭分离,最终落到月面的只是飞船中的登月舱。由于制作精良,加上完好的存世品较少,一件完美品相的原品今天价值接近1000美元。

为赶超苏联,美国先后制定并实施“水星”计划和“双子座”计划。1961年5月5日,阿兰·谢帕德乘坐“水星”飞船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美国人——早在一个月前,苏联人加加林已经升空。1962年2月20日,约翰·格伦乘坐“水星”成为首位在轨道地飞行的美国人。“双子座”计划更复杂,美国完成了双人飞船长时间飞行、载人交会对接、舱外活动等目标。反映在铁皮玩具上,

日本玩具企业在上世纪60年代制作的玩具中,就有不少铁皮玩具明显参照“水星”计划中的单人飞船和“双子座”计划中的双人飞船设计。其中日本增田屋玩具公司出品的一款电动铁皮玩具飞船开启开关后,除了飞船运动、红绿小灯闪烁外,通过钢丝连接在飞船上的舱外宇航员也开始绕轴转动,显然是在模拟舱外行走。虽然玩具上写着Apollo(阿波罗)字样,但从飞船的双人布局判断,其原型显然来自美国“双子座”双人飞船。

60年代末,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这一时期,日本推出不少电动铁皮玩具火箭,大多参考实施“阿波罗”计划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有的火箭玩具上写着“阿波罗”15字样,打开开关后,电池驱动轮子转动,有小灯泡闪动,火箭能前进,撞到障碍物能自动转向,同时火箭侧面的舱门能打开,里面有一个手持摄像机的宇航员一起一伏,十分生动。

上世纪70年代,日本野村玩具公司制造的电动铁皮登月飞船玩具直接拷贝“阿波罗”登月飞船的设计。这一时期日本DSK出品的铁皮玩具登月舱,更是赢得广泛知名度。其造型准确逼真,采用电池为动力,上面印有NASA标志,舱门能打开,里面有宇航员,宽24厘米。如果留心,你会发现舱体上印有Eagle(老鹰)字样,这恰恰是“阿波罗”11号登月过程中,指挥中心对登月舱的呼叫代号。

1971年,德国Technofix玩具公司还推出过一款“阿波罗”登月情景铁皮玩具。设计这件玩具时,制造方用塑料制成带有地球和月球的地台,地台上利用发条作为动力的“阿波罗”登月飞船,能环绕地球和月球之间的8字形轨道运行——在交叉点变换方向时需要使用摆杆,这样孩子们就能在飞船的运行中形象地了解到地月旅行的轨道设计原理。(据《环球时报》)